文化艺术“强元”理念具有现实意义

——对话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陈传席

文化艺术“强元”理念主体意识明确

李树森：在过去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综合国力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的屈辱历史。现在中国正处于大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民族复兴之梦需要文化复兴的支撑，我曾提出艺术复兴应该成为文化复兴的先驱，并提出在“多元”环境之下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强元”的理念，正主持开展在中国美术多元局面之下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建设中国画“强元”的课题。期望在混乱、无序、浮躁而迷茫的中国美术界，以此推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促进形成多元有序的发展局面。还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学术为核心的中国画画家精英群体，并期望从中走出一批以作品说话的当代中国画国际代言人。请问，您对文化艺术“强元”工作和“强元”理念有何意见或建议？

陈传席：对您提出的“强元”理念，我是非常赞赏支持的。虽然我没有提出“强元”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多少年来我的很多理论，也都是体现“强元”内涵的。而且只要是思想家，不论他是政治家、哲学家，还是文学家、艺术家，都会在不同方面提出类似“强元”的理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思想家。

凡是强调中西结合的人，可能会是个艺术家，但绝不是思想家，思想家从不提中西结合，他们都有“强元”的观点。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又提出“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鲁迅提出“拿来主义”；徐悲鸿也反对中西结合，他称之为“中西合瓦”，主张“中西分壁”。这些都是强调学习西方用于发展中国，而不是我和你结合，都有着明确的主体意识。所以，您提出的以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主体艺术为核心，建设中国的强元文化、强元艺术，强调中国元素和主体意识，也从理论上说明了学习西方东西是为了发展中国文化艺术，而不是和你结合，我觉得更明确了，非常正确，在实现中华文化艺术复兴的当下，具有现实意义。

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没有主体意识是不行的，一些提倡中西调和的画家，培养出来的画家是西方画家。对于画家来讲成就也很高，但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他没有显示中国艺术的强大生命力，只是证明了西方艺术有强大的生命力，证明中国人搞西方艺术也很了不起。当然中国人也可以画西洋画，但是我们国家要有意识地加强中国画这一元，强大它，证明中国的艺术有发展潜力，这方面是一定要掌握好的。

还有在建筑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提出来，强调一定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了这些原则其他人就不能胡来。但是现在似乎看不到原则，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很多影响巨大的标志性建筑，甚至美术馆都是请外国人设计。外国人设计肯定是外国的风格，为什么不倡导中国的民族风格？这些标志性建筑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会促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和建筑风格的弱化，影响很不好。我建议相关部门一定要提出正确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要找有理论深度，而且有民族良心的真正的专家，听听他们的意见，制定政策，按照政策贯彻下去。

建设中国文化艺术“强元”避免沦为西方附庸

李树森：在全世界都在倡导“多元”的大环境之下，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在“多元”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却被消解或消失了，中国的文化艺术也面临着严重危机。对此，我曾撰文提出在“多元”环境之下，既要包容“多元”，更要建设中国的“强元”文化和中国画“强元”，并希望中国文化和中国画发展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多元”绘画中平等对话的“强元”之一。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陈传席：非常希望中国文化和中国画成为“强元”。现在西方势力非常强大，工业革命使西方的科学发展优先我们一步，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学者又提出欧洲中心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就要格外小心。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有多少防备心理，一切她都能融化进去，而在中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要防止外来文化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同化掉。所以，我们就要强调、发展好中国的东西，强调中国的民族特色。

很多外国的大画家都学习中国的东西。德国有一个著名油画家，他的画具有特殊风格，问他学谁的，他说是学习中国黄宾虹的；毕加索学齐白石的画画了20本；莫奈画的莲花长卷作品，也是学中国的。中国人只要创造出中国特色的优秀绘画，外国人就会承认。如果老是学习西方东西，又想让西方人承认，很难，更谈不上和外国平等对话。现在很多画家天天考虑外国人能不能看懂，考虑跟外国接轨，把外国的理论拿来反复看，把外国的画拿来反复学，争取跟外国人差不多，这是错误的。

必须强调自己的民族特色，你不强调自己的特色，又想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当中的一元，最终可能会变成西方的附庸，那样再好也是弱元，不可能成为强元，甚至会成为消失的一元。如何把我们最优秀的民族文化艺术继承好，发展起来，还要有选择性地把真正好的且最有力量的东西筛选出来，推到国外去，这是一个很急迫的大问题，你们在这方面的呐喊与实践探索很有意义。

需要树立真正的中国画画家标杆

李树森：您曾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多降天煞星和黑旋风。”倡导只有清除和扫荡文坛的丑恶和龌龊，才能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我们也发出了在中国美术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建设中国画“强元”的呐喊。我们是想梳理、树立一批靠作品说话的中国画画家标杆起来，以正压邪，引领中国画健康发展。咱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吧？

陈传席：是一致的。树立中国画自己的正确的标杆画家，要靠有真正功力成就、有一定眼光的、且具有良知的、又懂得中国传统的、正直的一批专家和画家，需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对于那些个别虽然名气很大，但水平很差、人品很差的画家，绝对不能提，提就等于承认他。若提可以从反面提他，说他不行，如果不敢说他不行，就不提。是时候把本民族真正的优秀画家给梳理出来，推崇起来了。那些真正好的画家国家不去主动承认、树立，发挥应有作用，就使得一些不良画家肆意乱来，搅坏了画坛风气。我觉得我与你们的思考和目标都是一致的。

用西方文化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不切实际 中国文化艺术正被消解已到了危急时刻

李树森：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画家大量学习、研究、引进西方的艺术思想和理念，大搞变革与创新。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过分强调市场化强势的西方现代大众艺术汹涌而来，导致一些中国文化艺术西化严重，很多画家的中国画作品中不中西不西，或花样百出却自称风格独特，甚至自认为创造了新样式。现实的情况是20世纪，通俗大众艺术兴起，并在近几十年来几乎占据主流位置，精英艺术相对失落。在以上过程中很多画家的作品在精神性、民族性、笔墨等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您认为中国画要实现真正发展，在哪些方面必须坚守或加强？

陈传席：中国画一定要强调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文化。西方绘画和中国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是“目视”，中国是“神遇”，西方绘画称为视觉艺术，侧重形式，讲究形式美。中国画的神遇是精神相遇，不侧重目视。黄宾虹的画没有什么花花绿绿，主要就是水墨，但是一体会其精神内涵深得不得了。而有些画家大谈中国画要搞形式美，这是不懂中西绘画区别，不得中国画精髓要领的表现，搞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花样，不是风格。

西方人认为最美的花是玫瑰，喜欢画人体美。但是中国的文人认为梅、兰、竹、菊最美，在中国文人眼里梅花有抗严寒的气节，竹子钢骨虚心是一种品质。中国人还喜欢画石头，石头美在哪里？不依不靠有独立精神，天热天冷它仍然是那个样子，不趋炎附势。这些都用于反映人的品格，升华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中国画是哲学的，西方绘画是科学的，这是所有国家都承认的。科学就是眼看着什么样就画什么样，不注重精神上的东西，近现代中国的艺术已经对世界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外国人也开始注重作品里的哲学内涵了，这恰恰是向中国学习。而我们很多的中国画家却还在认为西方的最好，甚至喜欢照搬西方的。

有些人老是想用西方的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那是不切实际的，我觉得有关部门有责任引导中国人必须把中国文化学好。现在西方的强大势力压了进来，中国文化艺术正在被快速消解，已经到了危急时刻，再不扶植中国的东西，其后果不堪想象。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当代中国画发展具备出大师的历史条件

□□ 李树森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群星璀璨，曾创造了辉煌的美术历史，在很长历史时期是世界艺术舞台上巍然耸立的高峰。然而，近百余年来，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中国绘画发展在世界上却处于式微状态。就在众多有识之士殚精竭虑寻求中国画崛起的时候，却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中国缺乏中国画大家，更出不了中国画大师。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很多，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具备历史条件和土壤。那么到底是不具备，还是没有真正认清当前的状况？

综观时下，如果我们以更宏大的历史视野来加以分析，则会发现当下中国画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期。这个宏大的历史视野，主要体现在中国画发展正处于以下几个方面历史节点的交集期。

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数千年一遇的社会形态转型期。

中国正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和信息的现代文明转型。近百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里，正在突飞猛进的转型发展之中，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转型的成功将建立起新的社会文明秩序。

第二，中华文化正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建构。

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华传统文化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文明社会，需要我国在继承、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发展中华文化为目的，以拥抱一切人类先进文化思想的胸襟，整合现代新的文化，汲取和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精华智慧，兼收并蓄，以包容世界的胸怀和再造世界新高度文明的雄心，建构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开创中华文明发展新格局。

这个主体文化应是一个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特性，迈上了中国文脉更高台阶的新文化。它既要适合于当下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更是未来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优秀民族与文化的世界强国之所需，也是世界文明与智慧累积至今一种新的突破与超越升华。它将会为世界贡献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文化”、新的价值观，为构建世界新的文明秩序做出贡献。其历史意义或许正如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体《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曾预测的：中国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汤因比甚至乐观地强调：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

第三，历史空前的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大交流、大交融、大碰撞。

历史上，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就是每次大的地域或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会带来一次文化融汇发展的高峰。比如，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奠定了汉代的文化隆盛，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大融合对唐朝的文化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今，我们不仅仅是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间的文化艺术的交流、交融、碰撞，更是历史空前的中西方文化艺术之间的大交流、大交融、大碰撞。中西方文化艺术本就是两个各具特色、相对独立的体系。西方“强势”文化艺术的蜂拥而入，在把中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冲击得方阵大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新的深刻思考，激活了我们新的创造性思维和活力。笔者认为在这样的剧烈冲击、洗礼和充分滋养之下，以中华文化超过五千年的深厚积淀和巨大包容性特点来说，必会将其容而化之，转化为中华文化一次大跨越发展的重要机遇。

第四，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与“盛世文化”的到来。

经历了百余年的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辱之后，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渐强大，使我们有了正视、强调本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底气。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就已经认识到：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自己是否准备好了？我们在强调、发展民族文化艺术方面做得够不够？我们的认识、态度和方法是否正确？相信，伴随着大国崛起，中国必将迎来一波新的“盛世文化”。

第五，中国画正在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建构。

前四个条件，为中国画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中国画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新的审美要求与参与构建现代新文明社会人文精神需要，扎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呼应文化转型，热情地拥抱着古、今、中、西文化艺术空前激烈的碰撞与交汇，汲取着世界各民族文化艺术精华养料，迸发着新的活力与创造力，遵循艺术发展规律，在自我解构与解构他者之后，历经洗礼、蜕变，正在寻求、探索着自身的转型建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转型的成功，将建构起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有别于传统又不失传统精神，且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面貌的现代形态，并以此为核心代表在世界艺术舞台上重新确立中国美术的应有位置，也将为构建世界文化艺术生态新秩序做出贡献。

前四个方面恰巧交叠在了这一段历史时期，注定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天翻地覆、乾旋坤转的大变革时代。身处其中的中国画，危机与机遇并存，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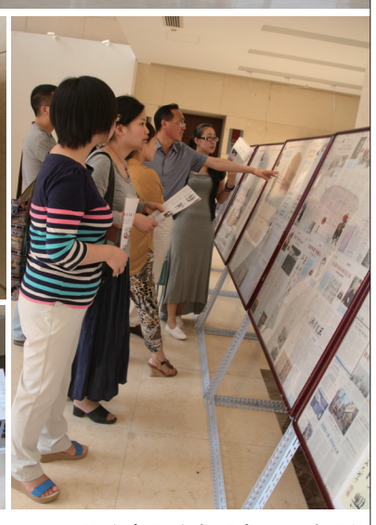
再加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给予美术发展所创造的自由、开放、包容、活跃的宽松和谐环境，足以让画家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追求自由的学术与精神，充分发挥创新思维与张扬艺术个性。可以说我们具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政策环境，和承载着中华文明浑厚历史积淀又吸收着时代营养与世界各民族精华养分的中华文化沃土。这样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足以激发艺术家的无限潜能，这难道不是诞生世界性艺术“大师”，甚至“巨人”的历史条件和土壤吗？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在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崛起强盛的历史征程里，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潘天寿、傅抱石、徐悲鸿等老一辈艺术家，已经在中国画现代转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做出了突出贡献，并被我们公认为中国画大师。笔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60年内，是中国画实现转型的最佳时期。做出这种时间段判断的原因之一，是考虑到真正具有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有世界眼光的一批画家，应该是推动中国画在保持本民族特色前提下实现成功转型的最大希望。由此再向后推100年，回头看这60年，谁为实现中国画成功转型建构，为人类文化变革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谁就将是中国美术史，甚至世界美术史所冠以“中国画大师”、美术“巨人”称谓之人。笔者认为这也正是甄别、评判当代中国画艺术大家、大师价值与身份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对此，我们回头参看文艺复兴和日本的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诞生的一大批艺术大师，自然会明白这个标准的道理所在，也会看清楚历史条件是否具备。

当然，我们也要理解和认识到，这样剧烈的大变革时代，加之是在西方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强势”文化艺术猛烈冲击之下，中国文化艺术发展注定要经历一段时期的混乱、无序，甚至迷茫。要取得中国画的转型成功，即使大的历史条件再完备，还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态度和方法。而在当下具体现实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存在着一些有悖于时代重任的问题。虽然全民族文化艺术创造活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激发，艺术形态多元、多样，百花齐放、空前发展、空前繁盛，可谓洪流滚滚、波涛汹涌、奔腾向前、但同时也伴随着俱下之泥沙。而如果泥沙泛滥形成了泥石流，则可能造成灾难。现在的中国美术界可谓黄钟声稀、瓦釜雷鸣。在名利的裹挟、诱惑和市场导向之下，极大地消解、弱化了画家作品的精神性与学术追求。所盛行的官本位艺术、礼品画市场、重商业和名利轻学术之风、过分包装炒作，“大家”“大师”头衔满天飞的自以为是、欺世盗名，民族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倾向等，加之一批影响巨大、有大家之名、而无大家之实的画家，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已经让中国大众及海外人士错误地理解、判断着中国画的优劣与发展水平。由此形成的整体浮躁、混乱，不正之风肆意妄为的百态乱象，正在混淆、埋没，甚至严重地侵蚀、消解着中国画转型建构发展的辉煌成就，也在浪费着历史机遇。这一切如同健康机体上的毒瘤，大有扼杀中国美术前途的危险。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定措施，将真正靠作品说话，代表了当代中国画发展真实成就水平的艺术大家所产生的正能量加以集聚、提升、倡导，得到张扬，发挥主导作用，那么乱象极有毁掉成果之势。我们相信，在历史长河中，这种乱象不过是特殊时期的一朵短暂浊浪，终将阻挡不了中国美术史的浩浩向前。由此新的紧迫工作也摆在了眼前，就是要改善现实条件，呼应历史条件。这也正是促使我们开展中国画“强元”课题研究和中国画“强元”建设工程的起因所在。

社会各界应该认清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当前形势，提高判断力，不要被美术场域中的乱象误导迷失；艺术家应该积极呼应历史的召唤，自觉、自信，以对艺术的敬畏、虔诚，以思想、感情、才华和使命、责任，开创新的美术历史，为人类贡献永恒的精神财富；相关部门和机构应该警醒于现实的严峻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搞好体制机制建设，创造更适宜的环境，扬正气、倡大道，使艺术真正沿着健康发展的自身规律行进，开创大家林立，英才辈出，繁荣灿烂的发展局面，引导中国美术完成这个伟大时代的重大历史使命。

中国画“强元”理念推广活动之美术院校巡展



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巡展现场

图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巡展现场